



桃花劫

海男 著

在海男的小说叙事中，
一直存在着女性主义的立场
与她对男女情爱的浪漫主义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
恋父的情爱，
这其实是海男过去一直隐藏的一种情感……
这部小说把这种情感处理得最为彻底，也最有深度。

——陈晓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7.5
1083

桃花劫

海男 著

在海男的小说叙事中，
一直存在着女性主义的立场
与她对男女情爱的浪漫主义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
恋父的情爱。

这其实是海男过去一直隐藏的一种情感
这部小说把这种情感处理得最为彻底，也最有深度。

——陈晓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劫/海男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
ISBN 7-02-005038-7

I. 桃…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411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王景林

桃 花 劫

Tao Hua Jie

海 男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02-005038-7

定价 16.00 元

封面题字：林东海
责任编辑：岳洪治

封面设计：姜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异域深处的身体传奇

——序海男小说《桃花劫》

陈 晓明

尽管人物、故事、行动和事件都已经清晰地出现在海男的小说中,但海男的小说还是有一股诡异的神秘气息。那种依然带有修饰性的诗意语言包含着异域风情、女性的受难、男性的暴力、生与死、报应等宿命论式的要素,海男的小说还是另类的模样。我想,这是对的,海男永远就是海男,她的写作始终向着命运不可知的向度进发,不管是注重语言和感觉,还是去探究女性的欲望和命运,她能够把握住那种怪异的经验。海男最近这部小说《桃花劫》就是如此,异域风情再加上历史的久远背景,这些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更显出诡异之气。

这部又被作者称为“忏悔录”的小说忏悔什么呢?这个忏悔被深深地掩埋在历史之中,经历了全部的历史之后,才突然忏悔。这个“突然”被无限期地延迟,因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准确地说,这是身体的压迫和报复的故事,这是女性身体的压迫史,海男显然是想找到更纯粹和更绝对的女性历史,那就是身体,男性拥有整个世界和历史,而女人只有身体,因为女人只有以身体的形式存在时,才是女人,才对男人有意义。身体被抽取出来,作为独立存在的历史,身体的历史运动,也就是身体的压迫史,这可能具有更严格的女性主义意味。我们一直慨叹当代中国没有更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小说,这次海男要动真格的,她要玩得彻底,要用女性的

身体史来呈现性别的对立,呈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史,也许更重要的在于,女性用身体颠覆了男性的历史,而且女性——她,可以用身体颠覆男性的历史。

小说的主人公乌珍就是一个真正的身体英雄,小说完全地叙述了乌珍的身体压迫——反抗史。小说从1929年的春天开始,写到1942年的秋天,然后,依靠“许多年以后……”,使这个故事获得一个完整的结局。乌珍18岁渴望外面的世界,她选择了逃离家庭。不幸的是,她被表哥卖到妓馆,这个女子中学的高材生,18岁的花季就被迫操起了皮肉生涯。她一直渴望逃离妓院,但她的逃离是无望的,她只有通过取悦于强大的男性,来寻求逃离之路。这条路是如此困难,在寻求这条路的同时,她也一步步失去了纯真的少女之心,变成一个可以熟练操作献媚取悦男人的女人,她掌握了阴谋暗算甚至毒辣的招数。可以说这是男人的强暴造就了她的坚硬的心。这种变化惊人而又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推进层次,这就可以看出海男驾驭故事的能力。女人的身体是在男人的压迫史中成长,乌珍的身体就这样走向成熟。茶叶商人吴爷作为乌珍的第一个男人,反倒给乌珍以一种亲近感,甚至有一种亲人的感觉。吴爷强悍勇猛,对乌珍却也不无爱怜,在他对乌珍的占有中,带着一种东方式的古典浪漫。阴险凶残的白爷对女人却也同样充满温情,他对乌珍的爱意并不比吴爷少。对于乌珍来说,男人的爱意与她对恢复自由和尊严的向往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逃离始终是她的生存的第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几乎耗尽了她的生存意义。海男的这部小说写出了身处困境的女人选择生存的那种绝对性,生存在这种选择中变了质,改变了选择本身的意义。选择的未来意义被透支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宿命式的行动,这些行动使得生存变得荒谬而毫无意义。女性的命运逃脱不了宿命论的意旨,乌珍的反抗最后就是变成了一个土匪婆。这比妓女能好到哪里去呢?她变得更坚强了,更自由了,但她的意义何在呢?她亲手

杀死了已经病入膏肓的白爷，这既显得不义，也不见得有多么勇敢，但这一步的迈出却是必要的。海男原本是想写出女人反抗的第一步显得多么困难和幼稚，但这第一步就是向着荒诞，向着异化和错位更深地挺进而已。乌珍从这里开始走向了反抗，她确实更坚强了，她杀死了白爷，成为一窝土匪的头领，她还抓着了坑害她的表哥，让他变成了哑巴。她骗来桃花，对姚妈进行无情的报复，让女人的身体压迫史不断重演。这个女人无止境地进行着逃离的行动，结果变成报复的行动，其后果则是生存重新建构了自身的历史。这个生活史塞满了灾难、阴谋和杀戮。逃离之路在逃离中变了形，那是女人的宿命。就这个意义而言，海男倒是写出了——一个被男性压迫的女人历史是无可解救的，女人自我解救都不可能，因为这个历史一开始就被男人蹂躏和践踏了。这个历史无法更改和修正，它是被扭曲和强暴的。乌珍所做的一切，就像西希弗斯推动那块石头，她越用力，石头滚动得更快而已。无望地反抗反倒像是对男权历史的更彻底的控诉。

作为一个曾经颇为固执的女性主义写作者，海男对男性历来不做概念化的全盘贬抑。相反，她笔下的男性都是孔武有力的男性，并且具有父亲般的温情。那些凶狠强悍的男性，无一例外对女性都充满了爱怜。在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吴爷与白爷，再加上那个国军军官黄对乌珍具有的爱怜，男人们为了争夺女性而展开血腥杀戮，但对乌珍却总是迷恋不已。看不出这些男性作为一种性爱的对象，对乌珍构成怎样的伤害，相反，他们的爱都有着绿林好汉的豪气与侠肝义胆。对于乌珍来说，那都是些父亲般的男人：“我又看见了吴爷的手，当他的手伸进我胸部时，我感受到了迥然不雷同的两种东西，前者让我想起了父亲，当吴爷的手伸进我胸部时，我眩晕了片刻，那是一种时光在倒流的状态，我仿佛又回到了岗寨的后花园……”吴爷成为父亲的替代，吴爷的手与父亲的那只伸向女佣的手有异曲同工之妙。海男小说中的男性总是兼顾着父

亲和情人的双重角色,使得这种情爱具有乱伦般的堕落与颓废之意。在具体的情爱的场景中,海男的女性从来没有对男人咬牙切齿的仇恨,相反,她们总是可以富有美感式地与男人分享美妙的情欲。与大多数女性作家把男人写得卑鄙龌龊不同,海男更乐于把男人写得温情脉脉,甚至这些土匪强盗也对女人爱怜有加。乌珍第一次对吴爷流露出要逃离的意思,吴爷搂了她的腰肢一下,然后松开宽慰说:“留在驿馆吧,就当这是我们的一个家,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好吗?”在乱世中,吴爷说得那么真实、诚恳而感伤,这与其说是一个强盗般的嫖客对妓女说出的话,不如说是一个父亲(父亲般的男人)对女儿说出的关爱之语。这个吴爷既是一个茶叶商人,也是一个强盗般的马帮头目,那个年代的商人如果没有暴力,无法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在海男的描写中,他们的情爱倒是充满了忧伤的浪漫气息。就这点而言,海男的女性身体反抗却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机,那是她先于当下存在的本质,她的存在就是要逃离,就是要获取自由,而在这些具体的情爱场景中,海男的女性却是陷入父爱的温柔之乡。这种反抗也不再是真正针对身体的压迫,而是一种早已给定的命运式的陷害。在这部小说中,那就是表哥和姚妈设计的圈套,那是对她的命运的加害,那是身为女人的命运。海男的女性只为反抗这种命运而抗争,在所有具体的情爱关系中,海男的女性可以与男人很好地和平共处,创造情爱的诗意空间。对于海男来说,仇恨都是外在的,只是一种外在本质或动机,它们并不能决定小说的具体情景。这些外在因素被真正的情爱抛到外面,里面——就像那个温柔的妓院的里面一样——是安静、平和、温馨的爱欲与爱怜。是一个父亲般的男人与柔情似水的女子的爱情。

这使海男的女性主义外在化了,只具有立场和誓言的效果,而她的小说专注讲述各种传奇般的爱情故事。尽管那里面也充满了对男人的仇恨、报复,甚至亲自手刃男人,但她的女性(如乌珍),内

心总是有着对父亲般的情人的依恋,直到1942年以后,乌珍还在吴爷的马帮队中。很多年以后,乌珍亲手埋葬了吴爷,但那是像埋葬亲人一样。乌珍最终逃离了做妓女的命运,但她并没有真正逃离男人,她没有对男人的普遍仇恨,她依然具有恋父般的情爱。在海男的小说叙事中,一直存在着女性主义的立场与她对男女情爱的浪漫主义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恋父的情爱,这其实是海男过去一直隐藏的一种情感,这从她早在90年代初期写的《没有人间消息》,直到她后来颇有争议的长篇小说《男人传》,就一直包含着这种主题。显然,这部小说把这种情感处理得最为彻底,也最有深度。因为掺和进“恋父”的情感,那就是女性依然没有摆脱以男性为中心,在这部小说中,海男的女性主义就不得不让位于古典传奇的情爱故事。而一个“父亲般的男人”,这是中国传统古典传奇小说就有的主题。因为不能概念化地处置男性,这使海男的女性主义并不彻底,她的男性似乎更符合古典传奇爱情,这显然有悖于女性主义对男性的概念化咒语。

海男最终还是更偏向于传奇的爱情故事,对于她来说,那才更符合文学叙事的本性,也许更符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她的世界观。少数民族的女性作者,在她本真的文学想象中,在她本真的体验中,也许开启了一种更有人性意味的女性世界。总之,没有真正的逃离,也没有彻底的报复,没有生硬的女性主义;但海男写出了令人惊异的异域身体传奇,写出了海男特有的恋父般的情爱,写出了现代性另类的女性经验,写出了人性中的深刻的破裂、绝望和无法弥合的伤痛……,对于小说来说,这就足够了。

目 录

异域深处的身体传奇

——序海男小说《桃花劫》

陈晓明(1)

第一章	1929年的春天	(1)
第二章	1929年的秋天	(23)
第三章	1930年的冬天	(44)
第四章	1930年的秋天	(65)
第五章	1931年的春天	(86)
第六章	1932年的夏天	(107)
第七章	1933年的秋天	(128)
第八章	1934年的冬天	(149)
第九章	1935年的春天	(170)
第十章	1936年的秋天	(191)
第十一章	1937年的春天	(212)
第十二章	1942年的秋天	(233)
附录	与《桃花劫》相关的作者日记	(254)

第一章 1929年的春天

1

表哥说：“乌珍，你真的想离开岗寨吗？”我仰起头来看着高高的花架。我叫乌珍，我有一个大家族，有前后大花园，并且还有后花园。在岗寨，我们家族可以称得上是富人，因而我在18岁的时候已经从女子中学毕业了。女子中学在县城，离岗寨有八十多公里，我多数时间都住校，回家时，父亲就会让仆人牵着马到校园门口来接我。这是我们家族最显赫的主仆关系之一，当仆人蹲在地下，让我站在他肩上跨上马背时，我体会到了在女子中学门口我所获得的一种虚荣的尊严。这种令人讨厌的尊严维系了我虚假的中学时代，同时也给我带来了虚浮的青春期的开始。

表哥盯着我说：“乌珍，如果你想真正离开的话，明天当落日的光辉把后花园染成铜锈色时，你就站在后花园里，我会来见你的，记住了，一定不要错过黄昏把花园染成铜锈色的时刻，如果与这个时间错过，你就永远留在岗寨了。”我点点头，表哥离开以后，铜锈色就把花园笼罩在其中了，除了女子中学的生活之外，我多数时间就呆在后花园中生活。尽管我从8岁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件令我感到陌生和厌恶的事情。

我父亲把手伸进一个女仆的衣襟之中时，当时我年仅8岁，我正准备躺在花架上秘密地睡上一觉。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我却发明了一种午后生活，即在家人们躺在凉席上睡午觉的时刻，溜到

后花园的花架上睡觉,那时候花架上的松软的绿色藤架仿佛为我搭起了一座空中凉屋。

然而,我却看见了父亲的手。那只手从闷热的空气中伸出来,女仆颤栗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女仆们叫什么名字,她是前花园的女仆呢还是后花园的女仆,还是厨房里的女仆,总之,在岗寨,我们家女仆最多,附近有姿色的年轻女人大多在我们家做了仆人。父亲要给我配一个仆人,我拒绝了,我不喜欢在我的影子旁边有另一道影子在跟随。

这一刻,是我最为恐慌的时刻,因为女仆颤栗着,已经退到了墙边,她那窒息的身体小小的,仿佛合拢起来的花蕾。墙面上也长出了绿色的苔痕,地下同样也长出了苔痕,女仆的身影朝前后晃动,然而,父亲的手拉住了女仆的衣襟,我从花架上看见了父亲作为男人的另一张脸:淫欲和偷情交织在一起的线条,使父亲显得很陌生。

最为致命的是我在年仅 8 岁的时刻就知道父亲的手伸进女仆的胸口去是为了乳房。那些女人们的胸部的大乳房是我在木盆中洗澡时看见的,除了母亲有乳房之外,我的小姨、大姨的胸部都有令我窒息的大乳房。在我年仅 8 岁的时候还不可能滋生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母亲已经有一对洁白的、硕大的乳房了,为什么父亲依然会将手伸进一个女仆的胸间去寻找乳房呢?

这个问题有待于我的人生去追问,然而,我此刻面临着离家出走,在之前,表哥回来了,表哥当然是骑着马儿回来的,表哥从我记事时就骑着马儿离家出走了。当他走近我时,就劝诫我说:“女孩子呆在岗寨上是没有出息的,不如到外面去见见世面吧。”表哥说出了我的愿望,只不过我不知道如何离家出走。

当表哥讲着外面的世界时,我的心似乎被唤醒了。表哥说除了带我离开之外,他还要带岗寨的另外两个女孩离开,她们分别是斑鸠和鸽子。她们没有上过女子中学。在整个岗寨上,能够骑着

马儿到县城上女子中学的除了我乌珍之外,就没有别人了,这也是我可以为之炫耀的地方之一。我从那一刻,即表哥带着斑鸠和鸽子还有我开始出走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炫耀我与众不同的身份。在这个三个女人组合的世界里,我是惟一的女子中学的学生,我是岗寨从宅院中走出来的女子。

当我从表哥所言的那种铜锈色中把头探出后花园时,我并不知道年仅8岁的我看见过的父亲的那只手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象,它使我的身心在幼年时代就遭遇到了折磨,它蕴藏着未知之谜,使我奔往一团暗处。几天以后,表哥把我们三人带到了一座小镇上时,我汗淋淋的身体嘘了一口气,这是一座到处晃动着马帮的驿站小镇。

我汗淋淋的身体蜷缩在那套女子中学的校服之中,我之所以穿上它出走,是为了在我们的女孩中炫耀我特殊的身份。这是1927年的春天,我穿过岗寨的后花园,这后花园大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一百年的历史在那一刻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有什么意味的话,我把它归纳为两种意象:在我6岁时,我老祖母的棺柩就置放在后花园中,因为我老祖母是在后花园,在她进入80岁时被一团藤蔓绊倒在地上的,从那一刻起,我的老祖母就再也没有从地上爬起来或站起来。也就是说,从那一刻开始,我的老祖母就趴在一团藤蔓下面,去见她的祖宗了。因此家里人一定要把大红色的棺柩置入后花园三天,意思是让老祖母在绊倒的地方顺利升天。在我8岁的时候,我躺在花园的长满了青苔的墙边,让女仆背靠着墙壁,父亲的手——代表父亲欲望的手就那样置入了女仆的乳房前,我虽然没有看见过仆人的大乳房,然而,我看见母亲晃动在洗澡盆水面上的两只大乳房。而此刻,在我那汗淋淋的身体里,我不知不觉地已经感受到了我的两只18岁的乳房的存在。

我已经穿着女子中学的校服出走到这座小镇,我们的离家出

走已经成功了。我们三人被带到了这座叫“驿馆”的大宅院，很快，不到五分钟，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丝绸做成的裙子笑眯眯地从顶楼往下走，表哥的目光一直在热情地迎候着那个女人，直到女人的裙裾声随春风摆动到我们面前，表哥迎上去，对女人嘀咕了几声，听不懂他们在交谈什么。

女人转过身来笑眯眯地审视着我们，先是盯着我的女子中学的校服，女人拍着我肩上的尘埃笑眯眯地朝着表哥不断地点头，女人又走到斑鸠和鸽子身边，伸出手来，我看见了女人很长的指甲在触摸着她们的肩和臂部。于是，表哥让我们叫女人“姚妈”。这个陌生的称呼从我们三人的嘴里夺口而出，显得滑稽无比。表哥脸上升起一种欲望，我并不是第一次看见这种欲望：他把斑鸠带走了。一路上他总是把斑鸠当作自己的女人来对待，对斑鸠关怀备至，有时候，在我们下榻之处，表哥又总是把斑鸠带走，尤其是晚上，当夜幕像潮水般突如其来的时候，斑鸠和表哥总是会消失几个小时。然而，斑鸠会在消失之后像幽灵一样的摸到床上来，我们三人睡一张大床，每天晚上，我都能感觉到斑鸠气喘吁吁上床时的混乱之声，夹杂着她的灼热体息，直到被子盖在她身体上，声音才会结束。

表哥又一次把斑鸠带走了，因为夜色很快来临了，姚妈亲自把我们带到了驿馆的楼上，这是一座环形的木楼。姚妈走在前面，我和鸽子紧跟身后，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座“驿馆”，而是一座下榻之处而已。表哥在岗寨时已经告诉过我们：目的地需要我们走很多路，八天十天是无法到达省城的，而且表哥说像我这样从女子中学毕业的女孩子在省城找工作会容易很多，我可以去做小学教师，而斑鸠和鸽子可以做杂活。

姚妈的丝绸长裙就像鱼尾般在摆动着，她把我们领到了楼上的两间房子里，姚妈说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住下来了。我恍惚地点点头，我不去理姚妈的话，她说话的声音很软，像岗寨糖缸

中流动的蜜糖。我环顾四周，几只灯笼在风中晃动不息，这是1929年春天的夜里，我并不知道我已经被圈在栅栏里了。我就像岗寨山坡上那些山羊一样已经被牧羊人放牧回来以后，强行地圈在栅栏围起的小世界里。隔壁住着鸽子，她好像太累了，掩上门就上床睡觉了，我也很困倦，当我从窗口往外看时，我看见了院落中的几张女子的脸，一个像表哥一样的男人站在姚妈面前，直到几天以后，当我的表哥从驿馆消失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已经被圈在栅栏中了，我们以及源源不断的被男人护送到驿馆中的年轻女子，将被迫在这座驿馆中生活，而我的表哥已经将我们卖给了姚妈。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面前穿着丝绸裙裾的姚妈，她不是一般的女人，我可以把姚妈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姚妈生活在滇西一座小县城，18岁那年她爱上了一个茶叶商人，便跟着茶叶商人私奔到上海。后来在大上海又被茶叶商人抛弃，在茫茫人海中，姚妈落入了妓馆，她被迫在上海的一座繁华热闹的妓馆卖肉体；第二阶段的姚妈尝试到了出卖肉体的耻辱之后，同时也尝试到了对男人的仇恨，她开始积累用肉体换来的银子，一个银子一个银子地积累，她开始贪得无厌地向趴在她身体之上的男人们索取更多的银子。她周旋在妓馆中，如鱼得水，就在她消磨了青春和肉体的热情之后，一个庞大的计划已经在她的体内燃烧着。于是，姚妈进入38岁那一年，也正是她在妓馆中被男人们冷落的时期，再也没有男人趴在她的身体上，把一个又一个银子私下丢在她的储钱罐中，再也听不到自己肉体尖叫时同时听到哗啦啦的银子在罐中响动。她开始滋生了一种南下的计划，一种肉体的漫记。就这样，姚妈从大上海带走了她的储钱罐中用肉体换来的银子，回到了滇西，从此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滇西就像肉体的灵魂一样已经在姚妈的私人计划中脱颖而出，她来到了驿镇。她刚进入这座镇子就被来来往往的马帮商人们的寂寞气息所笼罩。这简直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不错，这就是一个男人的世界。1928年秋天到冬天，穿着大上海式的丝绸裙子的39岁的女人姚妈奇迹般地栖居在驿镇，并在私下勾引了几个马帮商人之后确证了一种可能性：男人们需要女人的肉体，男人们离不开女人的肉体。她用箱子里的银子买下了这座大宅院，她的想象力，突然在一种罪恶的计划中出窍，她晃动着银子，它的响动声使各种身份的外来人离她越来越近，就这样，她开始利用表哥这样的男人为她到乡下去寻找青春花蕾未绽的女孩子，她知道这就是她庞大的计划，她实现理想的初端。

1929年的春天，我和斑鸠、鸽子就这样落入了姚妈的远大前程之中，成为了她肉体计划中的第一批带有芬芳的，等待绽放的女子。我们被表哥抛在驿馆之中，斑鸠起初并不知道她已经被表哥所抛弃了。一个男人抛弃一个女人时，几乎看不出任何预兆，就像当年的姚妈年仅18岁时，满怀激情地跟着茶叶商人进入上海，满以为已经寻求到了幸福的永远归宿。而让她措手不及的是一场抛弃，所谓抛弃就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环境之中，一个人跟另一个人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分裂，也就是说捆绑两者的绳索松开了。我们很难想象，当年仅18岁的姚妈在上海滩上无法寻找到她的茶叶商人时，内心是多么绝望。

当斑鸠终于意识到表哥已经把她卖给姚妈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目光呆滞，她像失去魂灵一样把头埋在一朵乌云下面，当时，一场春天的大雨将至，一场雷雨就要前来笼罩我们。于是，斑鸠的第二个绝望姿态出现了。她纵身从二楼窗子上往下跳去。在我们